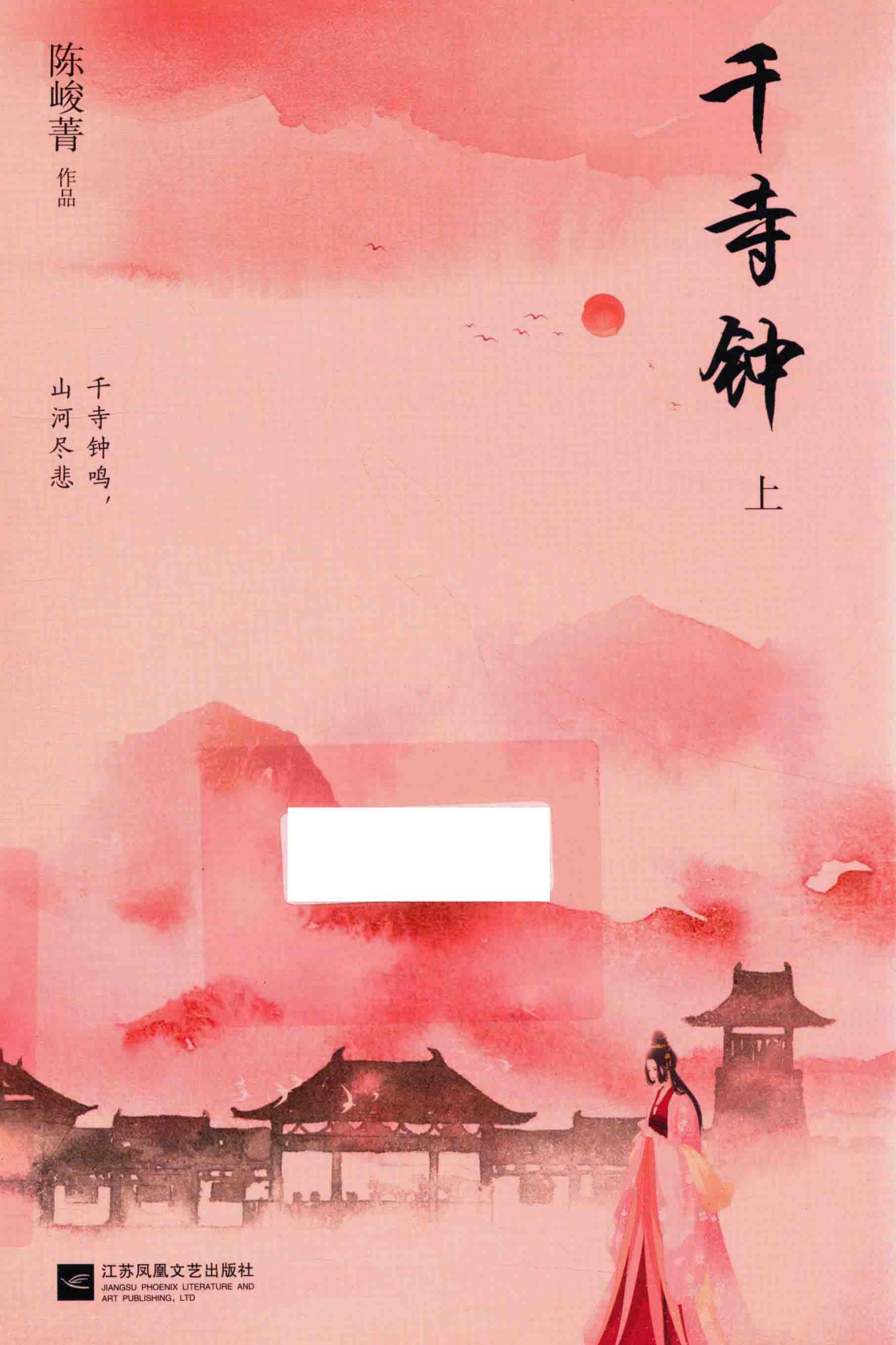
千寺钟

上

陈峻菁 作品

千寺钟鸣，
山河尽悲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千寺钟

上

陈峻菁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寺钟 / 陈峻菁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99-9582-3

Ⅰ. ①千… Ⅱ. ①陈…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0348号

书　　名　千寺钟

作　　者　陈峻菁
选题策划　刘连生
责任编辑　胡　泊
封面设计　马顾本
版式设计　新兴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33.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582-3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言 /

万寺兴废走蛇鼠

敲下这个标题时，眼前不禁浮现起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里令人目眩神驰的描述："於是昭提栴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与南朝四百八十寺相比，同期北朝的寺院达三万多座，出家僧尼逾二百万，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处造有大小佛像十几万尊……《洛阳伽蓝记》提到，禅宗始祖菩提达摩，初入洛阳看到永宁寺，赞叹道："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到处寺院林立，每个州县都奉旨建造五级以上浮屠，入耳尽是梵音、凌云皆是塔影，极佛境界，亦未有此——而这种佛教艺术的兴盛转瞬即逝，兵祸连连，生灵涂炭，大部分寺院被一火焚之，只留下无数庙宇遗基，沉寂于北地风沙里。曾有幸登临永宁寺塔的杨炫之，怀着深深的惆怅，写下了北魏三大奇书之一的《洛阳伽蓝记》。

佛法东来，在那个遍地哀鸿的时代达到极盛，却终于抵挡不住权力对人性的异化。事实上，《千寺钟》的女主人公宣武胡灵太后，北魏崇佛狂热的集大成者，一个步步为营刻意攀登权力顶峰的女执政者，同样将皇权看得重于一切，凌驾教义，超越亲情。

和前面的古人文明冯太后、后面的来者武则天一样，这个手操天下权柄的女人，首先是个有独特秉赋的精英人物。

她“性聪悟、多才艺”，在北朝文学史和中国佛教文化史上都算是代表人物，比起前朝文明太后的“粗学书计”，教育程度高出不少。

另外灵太后精通射术，《魏书》基本对北魏每个皇帝的射术都要记录，献文帝“亲射虎豹”，孝文帝“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宣武帝“亲射，远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铭于射所”等等，而《皇后列传》里，只有灵太后一个人留下了“自射针孔，中之”和“自射象牙簪，一发中之，敕示文武”的记录，从准头上看，似乎比那些男性帝王更胜一筹。

除了擅射外，她还十分勤政亲民，临朝听政的初期，她“亲览万机、手笔决断”，为了能听到民间百姓疾苦声，她设计了“申讼车”，常坐在上面穿过洛阳城，亲自接草民们的状子，并“亲策孝秀、州县计吏于朝堂”，自己当起了选才用才的大主考。

统一了五胡十六国并力推汉化的北魏，在她任内达到全盛。当时比富的风气很浓厚，除了享用奢豪外，王公将相们争着舍宅奉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私财若遗迹”，三万座大小庙宇，全部在四十多年时间内建成。

北魏走上浮华的顶峰时，已经危机四伏。三万座不事生产的寺院，两百万要百姓供养的僧侣，不少僧侣起居和公侯差不多，平民们为了谋生出家的更多。坐在这个佛国最高位置上的女主，却没有感受到盛世背后的危机，反而下令建造天下第一寺。

“天下第一寺”永宁寺，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也即灵太后入宫八年并成功当上皇太后的那一年，其时她踌躇满志，君临着北魏这个强大的鲜卑王朝，国帑丰富，遂倾全国之力，建起了空前绝后的天下第一寺。

永宁寺坐落在魏宫门前，是座皇家寺院，四面开门，南门为三重门楼，通三阁道，与皇宫端门一个规格，里面有一千多间僧舍，佛殿和灵太后听政的太极殿一模一样，内供金玉像十几座。其中最出色的是九级永宁寺塔，号称“天下第一塔”，比有名的应县木塔高一倍。塔高一百丈，九层的塔角都悬挂着金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馀里。”塔内处处铺金，装饰完毕后，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帝与灵太后一起登塔，“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

永宁寺只存在了短短16年时间。

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去地千尺的永宁寺木塔被雷击中起火，全城僧众、百姓和一千名羽林军前来扑火，却无法遏制火势，眼见无数秘典、通天浮屠要付诸一炬，绝望中三名僧人投火殉死。

大火燃烧了三个月，将几年时间建起的天下第一寺烧了个干干净净。估计灵太后也会望之心痛不已，但永熙年间的灵太后，纵情声色，已非昔日。

这个前半生执政清明的女主，后来最为她的敌人尔朱荣诟病的一点，是“好色”，在男性皇帝，这似乎不算缺点，而北魏女主们也确实很自我，视自己与帝王无异，缺乏其他朝代太后们的“贞洁”。文明太后内宠不但多，而且她宠爱的都是些干才，常常把他们提拔成宰辅大臣。

这一点上灵太后也步了后尘，她的第一个情人是宣武帝的弟弟清河王元怿，《魏书》称她“逼幸”元怿，但如果细一分析，这种“逼迫”的假设并不成立。元怿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早在宣武帝时，外戚高肇当权，元怿的哥哥元愉被迫害致死，弟弟元怀被软禁，其他亲王纷纷自保不暇，元怿却不但向宣武帝直谏，而且还当面辱骂高肇为“奸贼王莽”，刚直强项，这样一个豪迈男子会被女主“逼幸”，可能性似乎不大。

元怿和灵太后年龄相仿，志趣和品味看来也十分相投，都是“美姿容”、“幼而敏惠”，都“有文才、擅谈理”，都熟知经史、崇佛，都有政才、擅骑射，相似处极多。这两个漂亮人物，如果不互相倾慕，简直没有理由，只不过，价值取向渐渐中原化的鲜卑王朝容不下这份叔嫂恋罢了。

《魏书》的作者魏收，史称“收受尔朱荣父子金，故减其恶”，所以《魏书》中尔朱荣形象很是正面，不但不是叛臣，不是把北魏杀得路断人稀、十不存一的屠夫，还成了讨伐不义的豪杰，作为尔朱荣的对头，灵太后的形象肯定会被丑化。《魏书》关于元怿也记了这么一段：“灵太后以怿肃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拟周霍。怿竭力匡辅，以天下为己任。”不是真诚相爱，野心勃勃的灵太后不会将好不容易到手的皇权拱手相送，要知道她生平以帝王自命，自称为“朕”，连对其亲子孝明帝元诩都没这份信任，元诩成年后一直想亲政，可至死也没能圆梦，反因此被害暴崩。而元怿“竭力匡辅、以天下为己任”，不但不

趁机夺权，还为灵太后倾心相辅，这种真挚，已经说明了他的感情深度。

元怿死于灵太后执政期内的“元叉之乱”，当时尔朱荣还在秀容川带着契胡部落厉兵秣马，倒是灵太后的妹夫元叉勾结宦官，发动政变，将灵太后和孝明帝软禁起来。元叉夺权成功第一件事，就是把元怿抓到门下省囚杀。“朝野贵贱，知与不知，含悲丧气，惊振远近。夷人在京及归，闻怿之丧，为之劈面者数百人。”作为执政者，这种形象上的高洁和感人，在南北朝还是独一份。

按时间看，元怿死后，灵太后就开始了堕落。

元叉之乱后的第四年，权术过人的灵太后成功复位，但失去元怿辅佐的灵太后，前后形象迥然不同。

一个执政清明、勤政爱民的女主不见了，她挥金如土、情人众多、举动轻佻、任人唯亲、疏于朝政、宠信奸佞，为了争夺皇权，甚至默许情人暗杀了亲子孝明帝元诩，残忍麻木至极点，令天下离心。不久，觊觎皇位已久的尔朱荣叛军攻破洛阳，将已带着后宫落发为尼的灵太后捆起来沉入黄河，将两千多名王公大臣骗到河边斩首，史称“河阴之变”。只为她一个人的沉沦，一个国家土崩瓦解，作为帝王，她的确不称位，像唐明皇和后唐庄宗一样，执政者过人的敏惠和才干，在后期的侈乐中，反而加重了对国家的危害。

灵太后的另一个情人叫杨白花，是北朝名将杨大眼的儿子，也是和王神念等人比肩的大将。《梁书·杨华传》里说他为了躲避灵太后才叛逃到南朝的，但《魏书》中说他实际上是为了争其父爵印杀人，才不得已带着两个弟弟逃到南梁。

杨华（即杨白花）是个多情男儿，侯景之乱时，他本打算宁死不降，可他的妻儿被侯景抓捕，只得屈膝从贼。杨华离开北魏后，灵太后对他很是怀念，写下了有名的《杨白花歌》，“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辞甚凄婉焉”：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来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不知道灵太后写下这首诗时年龄多大，但诗中情怀，却仿若少女。

虽然北魏足有三万多座寺庙，但这本书却叫做《千寺钟》，是因为故事场景大多发生在洛阳，在主人公的生死浮沉里，每一天，每一夜，都有那洛阳城内、北邙山下的千寺钟声，这遥远的、消散在异时空的、我们从未听到过的晨钟暮鼓，也许正是那个生灵涂炭时代人们凄凉的寄托，是人们对生、对和平、对爱的期待……

尽管以一种畸形华丽的形式。

最后，还要补充一句，历史小说不是历史书，小说家言而已，为了在这本薄薄的书中加强故事的密集度，书中对时间前后有一些调整，主要人物的命运，在这篇序中也做了交代，小说设计中确有不符处。写小说多年，自知每个人对历史人物的理解都会有其个性化的角度，只愿我对那个时代的感悟、在故纸夹缝里对人性的寻找，也能打动我的读者，如此，足矣。

目录

第一章　平城秋雨
> 001

第二章　冯家有女
> 025

第三章　瑶光古寺
> 047

第四章　咫尺天涯
> 070

第五章　鸣鸠于归
> 094

第六章　垂棠涅槃
> 115

第七章　鸠占鹊巢
> 137

第八章　巨蟒护棺
> 159

第九章　莲花伴帝
> 181

第十章　顾命大臣
> 206

第十一章　魏宫碧血
> 228

第一章 平城秋雨

1

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秋。

作为北魏百年京城的平城，这两年已陷入了一片寂寞死沉。

不到酉时，宵禁的京戍卫队便上了街，到处驱赶行人，天色还没彻底落黑，街头已是空荡荡的，看不见什么人影，只有些酒楼茶肆门前挂着的褪色破布幡，在饱含凉秋气息的晚风中没精打采地翻飞着。

一鼓一落间，城头鸦影般的夕光渐渐涌入，吞没了这个越来越沉默凄冷的旧都。

那些从前京城里最热闹的去处，也都一派人去楼空的气象。

皇城旁那座重楼高门、池园林立的鸿云酒馆，只留下几个卖馒头盔饼的散座横案，里面的雅座包间到处蛛网尘封，空余巨大梁柱上的牌匾招牌在一片败落景象中散发着金字熠熠的光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千金一宵的献晖楼，则彻底成了传说。

旧年间声名最隆、曲动京华的绝色妖姬徐月华追随高阳王元雍的车驾去了洛阳，挂牌的红姑娘们看行情冷淡，也都纷纷南下去洛阳城、建康城重寻衣食。留下一些庸脂俗粉的丫头们没日没夜弹唱着下流小调，招揽几个沽屠小贩讨生意，从前，那可是他们绝对踏足不了的地方。

挥金如土的相国、八公、都将军们，而今全都去了新京城洛阳，不但酒肆青楼没了生意，他们近百年来父死子替、兄终弟及的世袭府第也都关紧大门，没了车马喧哗，废墟般峙立在皇城根下，静静拥守着那座同样死气沉沉的皇宫。

太极殿上，皇后冯清努力克制自己的不快，尽量柔声向面前的太子元恂问道："陛下口谕，是全宫上下南迁，还是只有皇后、昭仪和皇子们前往洛阳？"

十五岁的元恂打了个呵欠，看了看殿上的官员。

平城留守的显宦已经不多，这殿上排班值朝的，尽是些连汉话都不会说的领民酋长和内曹官们，老的老，小的小，个个没精打采，奏对答非所问。

皇上这次猛然迁都，像是把平城的精神气和脊梁骨也一把全都抽走了。

平城，这座自道武皇帝拓跋珪起开始营建的北魏首善之地，当年曾是双阙万仞、九衢四达、羽旌林森、堂殿胶葛，令王侯将相、六镇大人们夜夜贪欢、流连忘返，可一夜之间，就被如今改名元宏的皇上拓跋宏，折腾得没了生气。

唯有从城外如浑河、武州川河中引来的两条大渠，仍然水声奔腾，穿城而过，映着两岸落叶萧萧的杨柳和杂树，为平城的寂寞秋夜带来了一丝轻吟浅唱般的安慰。

倚坐在右首白虎皮胡床上的冯皇后，今年刚二十五岁，五官清秀，衣着雅洁，端庄异常，只是面色憔悴、肤色暗黄，眼神也不清澈，厚粉下仍清晰可见两抹深长的眼纹，有几分未老先衰的势头。

与皇上一别两年，与太子元恂也是一别两年。

元恂自一岁离开生母怀抱，一直由冯太后亲手抚养在永寿宫，交到冯皇后手里的时候已满十岁。

没去洛阳城的那几年，冯皇后对太子也是朝夕陪伴左右、恪尽母职，但元恂却没见过几次冯皇后的笑脸。

记忆里她总是正襟危坐、举止进退不失大家风范，很少开口关心自己冷暖，每一垂询，不是问功课，就是问骑射，所以在元恂心里，皇后永远是皇后，不是一个可以依恋怀抱的母亲。

“父皇吩咐，六宫尽数南迁，除了年老生病的宫女留居平城故宫，其他人一个都不能少。”元恂在左首的狐皮胡床上换了个坐姿，“父皇说他为天下表率，这辈子死都要死在洛阳，决不会再重返平城。”

在洛阳这两年，元恂越发富态了，足足长重了四五十斤，膀大腰圆，围腰的玉带几乎每月都要新增一环玉片。

“知道了。”冯清垂下眼睛，神色中难免几分落寞。

她早已料到不会有什么特谕，在皇上心里，皇后和贵人甚至宫女也是没什么分别，自皇上成年以来，能走进他心里的女人寥寥无几。

继迁都两年后，又下旨全宫南迁，皇上看来是铁了心不回头，执意要入主中原，彻底放弃这座百年古都了。

“母后，”元恂传完口谕，又恢复用鲜卑语奏对，“眼下已是九月，想来迎恩门外的围苑里，麋鹿、野猪一定长得肥美无比，孩儿明日想带骑卫去好好猎它一围。”

“殿下车马劳顿，还是先休息两天吧。”冯清有些不满，离了她的约

束，太子如今越发痴肥粗鲁了，跟阶下侍立的元恪、元愉、元怿三人，真不像一家子出来的兄弟。

二皇子元恪今年十四岁，三皇子元愉十二岁，四皇子元怿十岁，三人仪表出众，加上衣饰华贵，都是一副翩翩美少年的模样。

二皇子元恪身材中等、面色略黑，眉目轩朗、五官周正，眉宇和举止都透着贵气，令人一眼看去就有沉稳之感。

三皇子元愉呢，官里头谁都没他情急地向往着南迁，元愉比其他皇子们提前穿上一身汉人衣冠，他本来就身段风流、肤色白皙，头上束起的乌黑发髻横插着一枝晶莹通透的白玉簪，身上的衣履佩饰，无不别致讲究，仿佛处处闪着微光，完全是画儿上那种面如冠玉、风流倜傥的南朝书生模样。

四皇子元怿虽然还没完全长开，也可看得出是个身材修长、面目秀美的少年，静下来时一派儒雅安静的气度，骑射却还比哥哥们都来得，文气的面貌里带了三分剽悍，动静得宜，竟完全是依皇上当年的模样翻的版。

这三人年纪还小，南伐时没跟着皇上同去洛阳，被丢在平城给冯清管教。

虽未入中原衣冠之地受教化，可皇上派了不少五姓七望的宿儒来平城宫中为他们早晚讲经读史。这两年冯清一心督促皇子，让他们跟着师傅苦读汉人典籍，讲解五经诗赋和黄老释卷，如今他们的气概谈吐，竟是都在这太子元恂之上。

皇上为了磨那些鲜卑老宗室们的脾性，硬着心肠不准王侯和八公返乡，自己的车驾这两年更是没再重返过平城，虽然皇上远在千里之外，无法亲自约束督促，这几个皇子却仍然恭谨受教、好学上进，也肯听她教诲，从没荒废学业去嬉游，如今个个成人。

此次她率六宫去洛阳，皇上看到几个皇子如芝兰玉树生阶下的模样，定会感激她的贤惠，生出几分敬爱之心。

冯皇后想到这里，不禁微微心喜。

元恂并不理会冯皇后的嘱咐，一把扯了头上的黑纱远游冠，脑袋一晃，里面两条漆黑乌亮的大辫子垂了下来，把冯皇后倒吓了一跳："殿下，你怎么还是索头鲜卑的旧家打扮，当心皇上知道了，又要把你关黑屋子。"

元恂肥胖的脸上绽开一丝既开心又不屑的讽笑："天高皇帝远，皇上哪里就知道了？儿臣这次回平城来接六宫后妃，顺便换上旧日戎服，围猎两日，去魏乐金陵祭祖，追怀祖宗们的风采，皇上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罪儿臣。"

元恂又是一把扯开腰上的玉带，上好的雕花白玉片顿时"叮叮当当"地碎落了一地。

群臣愕然，都紧盯着元恂，只见他掀开外面那件绣着金色日月纹章的紫色曲裾袍，里面是一套早就穿束好的貂毛半袖裤褶服，腰间悬着弯刀，靴筒子上还各插着一把可以手刃熊虎的锋利短刀。

元恂的块头大，穿上这一身猎装，魁伟异常，倒显得有几分威风凛凛。

太极殿上的六镇领民酋长们禁不住齐声喝彩，振臂齐呼："揖于（鲜卑语，猛兽、勇士之意）！揖于！殿下风采如天神下凡，不愧是拓跋家的揖于！"

元恂哈哈大笑，回头望了望诸弟，点手叫道："二皇弟，四皇弟，你们也都随大哥出城打猎去，三皇弟……，算了，你这个模样看起来活像个娘们，就留在宫里头跟丫头们一起绣绣花也罢。"

三皇子元愉煞白了脸，将脸扭向一边。

他知道大哥一向不待见自己，自己敏感多情，和兄弟们一比显得过于斯文柔弱，可被这般当众数落、不留体面，倒还是第一遭。

元恂去了洛阳这两年，半点南方的烟水气没带回来，仍然粗野鄙俗得

吓人。难怪听说父皇没几天就要痛殴他一场，有一次竟打得他下不来床，就是这么往死里捶楚，也没改得了元恂的顽劣。

二皇子元恪推辞道："多谢皇兄邀约，没几天就要举宫南迁了，皇弟要陪母妃回娘家辞别家人，聊慰亲情。"

元恂望着元愉那一脸不服气的模样，笑道："二皇弟说话也这般文绉绉了，和你们说，别学得都和老三一个德行，听说如今整天躲在闺房里头焚香写诗，那也算是男子汉的勾当？我在洛阳城这两年，看了那些五姓七望的汉人书生就气不打一处来，白长着个男人的坯子，打不得仗，舞不得刀剑，还赶不上咱们鲜卑六镇的姑娘，个个会骑马射箭，整天子曰诗云又怎么着，还不是得跪在地下，拿我们索头鲜卑当主子叩头孝敬？"

见元恂竟公然否定皇上南迁汉化的大策，元恪更是不愿与他多交谈，打了一躬，便和元愉一起扶着冯皇后往内殿去了。

冯皇后看着元恪那张永远喜怒不形于色的小黑脸，越发有些敬重。

这孩子比元恂懂分寸明事理多了，年龄只差着一岁，胸怀和城府却要强出几倍，若不是当年太后硬把一脸蠢相的元恂塞给她做儿子，她倒是真想抬举抬举元恪。

身后的太极殿上，传来阵阵粗犷的呼喝声和喧笑声，皇上远在洛阳，太子元恂便把平城旧宫当成了自己纵意所为的地盘。

2

高贵人的车停在高府的门口，等候已久的高肇和高显兄弟连忙迎了上来。

后面跟随的一群面色黧黑的高家孩子们也跟着一拥而上，好奇地来看望一年才能归宁一次的高皇妃，本来就不宽敞的巷子门口，登时被围得水

泄不通。

高肇恭恭敬敬在地下叩了三记响头，再一把将九岁的元怀从车子里头抱下来，元恪也跟着下车。

“臣叩见二殿下、五殿下!”等两位皇子下了车，高肇又一撩衣摆，要接着叩头。

“大哥免礼，快起来说话，他们俩这小小年纪，哪里受得了那么多大礼，别折了他们的寿数。”高贵人在车里赶紧制止他。

她知道，自打他们高家从辽东回到平城，高家兄弟就备受人们嘲笑，说他们不懂中原礼数，举止没分寸，因此高肇举动生怕被官宦人家挑剔，办事总以“多叩头、少说话”为宗旨。

这原也没什么不对，高照容从十四岁进宫伴帝那天开始，心底打定的也是这个主意。

当年是冯太后亲自挑了她入宫，那时元恂刚被立为太子，冯太后要赐死元恂的生母林贵人，皇上苦求被拒，林贵人到底还是被灌了药。

十七岁的皇上还是心慈多感的年龄，伤心得废朝数日，饭也不肯吃，瘦得形销骨立。林贵人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年龄比自幼失母的皇上大十岁，长期贴身照料皇上，在皇上心里，林贵人不仅是妻子，更是自幼相依为命的家人。

冯太后将林贵人追封为贞皇后，仍难解皇上悲伤。

后来太后听说高家的女儿美貌，便亲自上高家来看验了她，见高照容身材修长、容色娟好、为人婉柔，当即把她召进宫去，幸得她温柔体贴、软语相劝，皇上才慢慢减去了悲肠。

十五岁那年，她为皇上生了二皇子元恪，元恪的性格相貌随了她，气度却有几分皇上的风采。

那年秋天，冯太后见自己哥哥冯熙的女儿们都长大成人，又挑了两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